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春秋類一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宋刊蜀大字本

晉杜氏注

杜預序

案此宋蜀大字本每葉十六行每行十七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四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卷中有周氏藏書之印朱文長方印詩雅之

印白文方印延吹氏朱文方印餘詳儀顧堂集

春秋經傳集解殘本十五卷 宋刊建大字本

晉杜氏註

杜預序

案存宣上第十卷襄二十五卷襄三十六卷襄四十七卷襄五十八卷襄六十九卷昭元二十卷昭四二十三卷昭五二十四卷昭六二十五卷昭七二十六卷定上二十七卷定下二十八卷哀上二十九卷哀下三十卷餘詳儀顧堂集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宋相臺岳氏刊配明覆本 黃蕘圃舊藏

晉杜氏注

杜預序

案每葉十六行每行十七字小字雙行每卷末有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十字篆文楕圓木記左綫外標某公幾年版心有字數及刋工姓版心魚尾全墨上魚尾之上下魚尾之下有細墨線卽世所謂小黑口也明時爲沈氏藏有沈士林大章及坤卦三印嘉慶中歸黃蕘圃已不全卽百宋一廛賦中所謂春秋泰半者也明覆本無卷末木記及版心字數刻工姓名又改魚

是爲空白耳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明覆相臺岳氏本

晉杜氏注

杜預序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明覆宋小字本

晉杜氏注

杜預前序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宋刊十行本

晉杜氏注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孔穎達疏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

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

杜預序

孔穎達序

中書門下牒景德二年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註疏二十八卷宋刊十行本

漢何休學唐徐彥疏

何休序

中書門下牒景德二年

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明刊九行本

漢何休學唐徐彥疏

何休序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註疏二十卷　宋刊十行本

晉范甯集解　唐國子四明助教楊士勛疏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

范甯序

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　明刊九行本

晉范甯集解　唐楊士勛疏

范甯序

春秋集傳纂例十卷　明嘉靖刊本

唐陸淳纂

自序

春秋集傳微旨三卷 舊抄本 呂氏舊藏

唐朝議大夫守國子博士陸淳纂

春秋集傳辨疑十卷 舊抄本

唐陸淳纂

春秋一其經而三家異其傳學者如目多歧茫洋不知適從聖人之境雖勞無到日矣近古固多議其非然出於臆斷學者愈惑以聖人之蘊如彼其深而專斷於一中材之臆其可惑也宜

矣唐有陸氏總啖趙之說爲纂例爲辨疑所得獨多於近古以啖趙之賢而陸氏兼之其得多也亦宜矣攷其觝排誣妄剔抉潛隱如剪榛莽見坦夷聖賢之境可直趨而遠到矣纂例雖傳而世不全獨辨疑無遺辭而學春秋者當自辨疑始故予廣其傳慶歷戊子吳興朱臨誌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明覆宋小字本

蜀馮繼先撰

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　明永樂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 舊抄本 錢遵王舊藏

宋孫復撰

魏安行跋 紹興辛未

吳氏手跋曰予收得舊抄本春秋尊王發微書體頗端楷玩其圖記蓋虞山錢遵王先生舊本嘗載諸讀書敏求記殆即此也述古堂之書後盡歸于季滄葦侍御滄葦既沒又復散去此雖崑山片玉猶足以想見當時之盛也因取通志堂刊本手校而藏之乾隆己亥秋日兎牀燾

穎濱先生春秋集傳十二本 明刊本

宋蘇轍撰

自序

龍學孫公春秋經解十五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宋孫覺莘老著

自序曰春秋者魯國之史孔子老而後成之書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而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刪詩書定禮樂在於反魯之年而贊易在於五十之後也春秋止於獲麟而孔子沒於獲麟之後二歲則是孔子於未沒之前猶記春秋之

事則春秋之於六經最爲晚成也孔子於耒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後作者蓋孔子向壯猶冀當時之君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奈何周旋天下至於窮老而一邱之地不可得一旅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亂不止至於臣弑君子弑父而天子不加誅方伯不致討三綱五常掃地俱盡孔子於是因魯之史以載天子之事二帝三皇之法於是乎在春秋之所善王法之所褒也春秋之所惡王法之所棄也至於修身正家理國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之法莫不大備故前史云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為人子而不知春秋必陷大逆之罪故學者不可以不務也春秋之作蓋以天下無王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誅罰褒賞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杜預何休之徒又妄為之說如杜預之說則曰周德既衰官失其守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攷其真偽而志其典禮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

其餘則皆卽用舊史若如其說則孔子乃一史官爾春秋記曰作之又徒因其記注卽用舊史則聖人何用苟爲書也何休之說曰春秋將以黜周王魯孔子爲天下無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魯如經書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先王人者卑諸侯也不書王戰者以見天下莫之敵也書王而加天者別吳楚之僭僞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謂之黜周乎作傳者旣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釋者又妄爲之說至今好怪之徒更增引血書端門諸讖緯之說以解春秋

此啖氏所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故自孔子之沒能深知春秋之所以作與春秋之所以存者唯孟子爾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謂王者號令尚行於天下而於號令之中有過差失繆則詩人得以刺規而正之至其大亂而王道板蕩號令不行天子名存而已則孔子作春秋以代其賞罰也春秋既成孔子不久而沒又其書刺譏誅絶多病當時之人可不顯傳於世故門弟子受業春秋者無聞焉其後遂有春秋五傳鄒氏

夾氏久已不傳而左傳公穀代興於漢然其祖
習傳受傳記不明如習左傳者即托爲邱明言
與孔子同其好惡又身爲國史所載皆得其實
然左氏之書時亦失繆此亦黨左氏之言也習
公穀者又言孔子經成獨傳子夏公羊高穀梁
亦皆子夏門人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門不應傳
有同異此亦黨公穀之言也三傳之出既已訛
謬諸儒之說不可據依但當取其是而舍其非
爾春秋之名說者亦衆如左氏說韓宣子適魯
見易象與魯春秋又孟子亦曰晉謂之乘楚謂

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是孔子於未作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之不改也杜預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綜以爲所記之名也孝經亦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言春秋可以舉四時杜預之說爲得矣三傳之作旣未可質其後先但左傳多說事迹而公羊亦存梗槩陸淳以謂斷義郎皆不加穀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而穀梁最精深且以穀梁爲本者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唐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郎

以所聞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云

右高沙鄉先生龍學孫公春秋解發明聖經之隱奥折衷諸儒之是否學者嚮見而不可得前政邵君出家藏本刻板郡齋其惠後進也博矣兹復移書以樞密跋語俾附益卷末又且見景仰不忘之意余敢不助成美事慶元改號朔旦檇李張顏書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未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

矣春秋所爲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沒更秦燔火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況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甯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宮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飫盡發聖人之蘊著爲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啟其關鍵使學者得以稽其門叩

其戶以窺堂奧豈門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余爲序以余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托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於茲有年矣而不敢操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書耶晚學後進妄以荒辭玷燬之非惟不足以爲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爲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爲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

焉可也龜山楊時序

綱因讀龜山文編見其爲中丞孫先生作春秋解後序竊謂楊公學邃於經今於是書尊信推予若弟子之於其師後學觀此當知所依歸矣敬鋟諸梓以補前之未備云時嘉定丙子仲春上澣郡守新安汪綱書

龍學孫公莘從安定胡先生游在經社中最有聲而尤深於春秋晚患諸儒之鑿彼此佩劍蠭蝕我聖經乃攄其所自得爲之傳凡先儒之是者從之非者折衷之義例一定凡目昭然誠後

學之指南也而傳者蓋寡余曩得之親故間愛其議論之精審而文辭之辨博也常欲刊行與學者共之而力所不能既來秦郵以爲此公之鄉里也近世兩淮如合肥之包孝肅集山陽之徐節孝集皆因其鄉里佈易以傳布吾之志遂矣適值大歉朝夕汲汲焉荒政之是營未暇及此越明年歲稔公私粗給於是撙節浮費鳩工鋟板寘諸郡齋以永其傳其間無解者多不備其經文今謹仍舊弗敢增也嗟乎書之顯晦蓋亦有時如公名節著於當時載在信史爛如日

學固不待此以爲重輕然公平生之所留意今得百有餘年猶未顯行於世余獨寶藏之又適承乏於公之鄉里得以遂夙昔之志則此書之傳疑若有待也紹熙四祀仲春陽羨邵輯敘

先君潛心春秋二十年得成說於郵上孫先生莘老其書家傳三世矣兵火焚蕩遂爲煨燼及寓居江浙嘗誦其說以授學者予每得而聽之一日先君爲余言劉主判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慙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

也不列於學宮不用於貢舉者積有年矣爰自近世是經復行而學士大夫亦罕知有莘老說也已而歎曰吁孫先生之書其遂湮沒已乎何其久而未顯也麟之應之曰此書豐城寶也隱顯亦各有時不幸而埋光鏟采於今之世然而龍泉太阿之氣自當夜動斗牛復有達識之士如張茂先輩表而出之以爲天下後世利蒙之器亦必有日矣後數年有文定胡公著春秋傳以進於上學者皆傳之而先君不及見也予近得之常反覆其義蓋與莘老之說合者常十之

六七然萃老發明聖人之奧舉三傳以斷得失反覆折衷著爲通論其旨詳而明深而當異說不得而破此其邃處文定似不及也因暇閒說序并述於後海陵周麟之茂眞

春秋讞二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葉夢得撰

凡左傳十卷公羊穀梁各六卷

春秋辨疑十卷　元張元印本

宋三楚隱士子荊蕭楚著臨江後學性善周自得校正

紹興七年春天子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宸心惕然懼無以弭天災詔召中外侍從之臣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延於廷諏以過失於是兵部尚書呂公祉以銓充賦其舉詞大略云臣伏覩左承直郎新改差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性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人蕭楚學春秋明易象博極春秋歷考前代治亂多識前言往行十餘年間所蓄頗富試而用之必有可觀有旨令銓具詞業繳進蓋是年六

月一日也銓既進詞業郎日除樞密院編修官於是先生終已數年其學始大行於世時宰相張忠獻公後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辯喟然而嘆謂銓可謂切中時病矣明年銓以妄言不可與金虜和議觸宰相秦檜怒罷編修官削籍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棣觀望朝廷意旨奏徙銓朱崖爲上又八年而內徙合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衣無禦冬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生徒各授

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葺成易禮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未能卒業然凱覬之說骪骳之文皆先生緒餘也銓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凡四入經筵咫尺天顏備顧問或及經學則謹對曰先生實臣之師頃得旨進纂經傳玉音丁寧有速爲進來之諭倘遂一經天日則先生之學曄然愈光豈特銓得以亂思遺老而已哉羅氏兄弟泳泌博學君子也欲鍥板以傳且乞銓序冈辭不可於是乎書門人胡銓序

案春秋辨疑十卷元刊本每葉二十四行行二

十三字題曰三楚隱士子荆蕭楚著臨江後學性善周自得校正　四庫所收乃從永樂大典輯出此則其原本也大典篇目相同惟王天子天王辨末又可知矣下脫註文數百字正文數百字書滅辨下篇然後辨故下脫三百餘字餘則無大異也兩本皆只四十五篇江西志萬姓統譜作四十九篇者誤也朱竹垞經義攷僅錄胡澹菴序謂其已佚則是書之罕見可知矣大典本胡序脫二十餘字以澹菴文集較之則此本又有不同澹菴集有蕭先生墓誌亦館臣所

未見也

春秋五禮例宗七卷 舊抄本

宋張大亨撰

昔杜元凱作釋例以明春秋異同之義事類相發各爲條綱使覽者用力少而見功多可謂善矣然其間雜以傳例與經跡駁而又摘數端不能該盡學者病之唐陸淳乃因啖趙之餘別爲纂例其所條例一出於經比於杜公詳顯完密後之說者謂之要例然猶拘於微文舍事從例故事有相濟以成而反裂爲數門者非特差失

其始終抑亦汩昏其義趣聖經大旨支離失眞迷眩後生莫此爲甚蓋人之美惡小大萬殊聖人因其實而被之以名豈顧拘於繩約若乃定其筆削以示後世則固有典要存焉善學者因其人之美惡以推聖人之心而究觀其典要之所在則其旨不辨而自白矣顧予非知經者特懼子弟之溺於斯乃綴緝本文通其乖舛以刊前作之謬名曰春秋五禮例宗蓋周禮盡在魯矣聖人以爲法凡欲求經之軌範非五禮何以質其從違觀者或憮閒於古今則當信予言之

不妄也紹聖四年二月十七日香川張大亨序

春秋傳三十卷明刊本

宋胡安國傳

自序

總例

諸國興廢說

晉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七十卷元刊本

宋林堯叟注

四凶圖

十二戰國圖

綱目

案明崇禎時杭州書坊以林注分附杜注而是書遂晦今以合刻本較之有以林注作杜注杜注作林注者不僅奪落删削已也此猶林氏原書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四字明成化時有覆本行款同而字較細此則元刊元印本也

春秋集傳十九卷 影寫元刊本

宋張洽集傳

投省進狀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
賜緋魚袋張洽照會洽昨承臨江軍牒備準省
劄訪聞洽多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乙覽劄下
本軍詢訪件目差人齎紙札謄寫並繳申尚書
省以憑投進者伏念洽自幼貧苦且復早孤於
他藝能無所通曉遂發憤積思於文學竊以爲
春秋之書聖筆所刊皆因時君之事斷以是非
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大倫致治之大法所
賴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講論凡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

數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既久似有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爲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放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註而間有一得之愚則亦自附於諸賢之說之後雖平生心思粹在此書然智識淺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地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同彼異驟改忽更散在羣書莫能統會蓋自誦習之初已病

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十表之模範述爲一編以今之郡縣爲經而緯以上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按圖而攷百世可知然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千一雖綱條初立而其間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之升降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抵捂舛謬不敢自保始恭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尚求他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是正間當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塹次集註之書粗成編

次猶冀未遂首邱之日凡有一聞一見悉加刊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爲成書也載惟草野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不韙者不過因前賢已成之說略加編劃統會羣言掊擊僞辯以私便觀覽而已敢圖公朝俯加訪問稱其有補於治道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乙夜之覽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曆不以聞祇益爲罪但惟此書寔未得爲全備故自聞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陋何所取材踧踖累月不敢以進而終以方命爲懼是以卒

忘其冐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集註一十一卷並綱領一卷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並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繕寫裝褙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悰欲望朝廷先賜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濶於事即乞免行奏御塵瀆睿覽若猶採其葑菲遂以投進伏乞敷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誅洽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端平二年七月日

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

張洽狀

延祐甲寅季教授捐俸補刊於臨江路學

路學所刊集傳無綱領庭堅延祐甲寅承命校

正遂以此請李廣文倣例方爲全書諸費皆廣

文自爲規畫不中支不題助故事成而人不知

第集註沿革未刊庭堅繼今圖之百拜謹識

張氏手跋曰秀水朱彝尊經義攷宋張氏洽春

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

二十七卷目錄二卷並佚又春秋集注十一卷

綱領一卷存今四庫書內祇有洽集注及綱領

一卷此本爲集傳二十六卷内缺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共七卷唯外附綱領一卷則與集注同疑當日集傳集注本爲一書自後人專尚集注遂以綱領附之以行書既久佚竟亦無從是正治字元德清江人爲朱子門人嘉定初成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卒謚文憲經義攷又載其曾孫庭堅集注後序云曾大父文憲公所著春秋集注集傳地里沿革表三書宋端平甲午宣進於朝付秘閣後集注刊郡庠景定庚申燬焉皇元大德庚子雪崖黄

先生慨是書之不傳而願見者眾欲鋟梓而未集辛丑歲文臺二提舉張思敬滕賦亦求助好事者僅成三卷瑞教虞汲留淇上其事於文臺轉申憲司事時曾齋副使臧公移文本路總府下學刊刻沿革集傳二書集傳雖成而主司任事不得其人遂致章卷倒亂文字差訛不可讀屏廢久之而沿革一書亦無復舉行迨皇慶癸丑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行移各路春秋用張主一傳延祐庚寅詔興科目而遠方士友講求傳注者頗多時李廣文萬敵主教此邦俾庭堅赴

學校正補刊於是集傳始爲全書流行四方則此書在元時亦止兩刊此刻字畫端謹篇次詳愼其爲在後校正補刊之本無疑且古人著書綱目多在卷末此傳因當時本與集注並刻故得附於卷終不必以延祐以後重刊集注而疑其有綱領也至其書大致於三傳之外兼採啖氏助春秋集傳趙氏匡春秋闡微纂類義統陸氏淳集注春秋孫氏復春秋尊王發微劉氏敞春秋傳蘇氏軾春秋集解胡氏安國春秋傳解程子頤春秋傳春秋權衡春秋意林孫氏覺春

秋經解集數十家說而折其衷議論平允非後世鑿空者可比自永樂中大全之說行而習科舉者專守一家之言遂棄而不問此可嘅也其沿革表今不傳竟無從識崖畧矣道光甲午烏程張鑑跋

春秋魯十二公年譜不分卷 舊抄本 丁秋水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全氏手跋曰春秋十二公年譜不知何人所纂予於永樂大典中抄得之大略以杜當陽長歷與南宋程氏說所用大衍歷法推定春秋甲子

爲主兩家之說不同今彙爲一册得以參攷而
見其得失有功於經學之書也予讀二十一史
有於歷志中作月朔攷者況春秋之甲子耶抄
成別寄一本於江都馬四徵士曰璐因爲之志
其首乾隆丙辰陽月鮚埼亭長全祖望

春秋左氏續說十二卷附綱領 文瀾閣傳抄本

宋呂祖謙撰

東萊呂太史春秋左傳類編不分卷 舊抄本

宋呂祖謙撰

直齋書錄解題曰左傳類編六卷呂祖謙撰分

類內外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
數則兼采他書
程端學曰左氏類編門人所編 春秋本義
張氏金吾曰此不分卷自周至論議凡十九門
官制分子目九曰周曰魯曰晉曰楚曰齊曰宋
曰鄭曰衛附諸小國曰家臣論議分子目七曰
典禮曰兵曰土功曰荒政曰火政曰諸侯政事
曰名臣議論每門俱前列左傳而以國語附其
後首有年表三十綱領二十二則年表者以魯
紀年而諸國征伐會盟諸大事列其下綱領者

雜採尙書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國策漢書及晉杜氏預宋呂氏希哲謝氏艮佐之說以爲一書之綱領也是書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明內閣書目著錄六卷經義考注佚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左傳類編久無傳本則是書之佚久矣此本首尾完整洵稱奇秘惟不分卷數與陳氏等所載不符或傳寫者合幷歟

春秋分紀九十卷附例要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宋程公說撰

司馬子長始爲紀傳表書革左氏編年之舊踵

爲史者咸祖述焉近歲程君伯剛又取左書釐
而記之一用司馬氏法然則編年果紀傳表書
之不若乎按詩王政廢興大小分載是爲二雅
十五國事各以條列則曰國風此因紀及世家
之權輿也懷襄既定邦賦以成厥有禹貢前代
時若分職以訓事爲周官此則八書之端緒也
左氏身爲國史讀夫子之春秋將傳焉以翼之
遂爲席卷載籍包舉典故囊括萬務并吞異聞
之規摹然事雜而志繁義叢而詞博并胸臆之
大或得此而遺彼非精力之强或舉始而忘終

析異合同彙分區別君蓋嘗學左氏者匯編年不紀傳若也始君爲邛南校官嘗過漢嘉我先忠公寶爲守君入謁以春秋官制贄焉先公異之俾侶往丹鉛點勘不以旅寓輟後三十餘載書既藏秘府君弟季與自須臺薇省作牧宜春錄而廣之以序見屬於是從君之子予午取全書繙閱焉年表之卷九世譜七名譜二書二十有六周天王事二魯六晉至吳世本之數與書等次國小國四夷附錄十有三其餘諸書力尤浩大凡厥典制宗王揭周侯度不恭是非自辨

封建廣狹閏餘舛差說多紛紜訂使歸一當曦之叛棄官入山茹涕修之事定竟死子午語我猶記遺言吾書始周終肅謹氏金源自出臣子可忘嗚呼夫子春秋有事有文有義尊王抑霸貴夏賤夷此所謂義非耶今事與文君既殫精思矣其於義也不惟口之抑又身之自唐以來或欲獨究遺經閣束三傳不知鑿空而立已見與比事而探聖心所得孰多使與君同時獲見此書必將曰吾改是君名公說籍敘宣化故徙云湻祐三年夏四月乙卯南光游侶序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以策小事簡牘而已春秋魯史也仲尼加筆削爲垂世之經孟軻氏發明宗旨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嗚呼孟子之言則春秋傳心之要也夫春秋爲天子之事當本之周易爲

本之魯也本之魯而元年春王正月加王乎其間以魯而系之王示天下諸侯皆當宗主也列國之事不一矣事有隱惡安得盡見之赴告冊書所可見者大綱存焉舉其大綱則妙而天道微而物變與夫國異政家殊俗可以推見此春秋詳於內魯而亦該夫侯國之政也左氏傳經紀載博備兼列國諸史之體使後之訟事以求經不爲無取然或謂豔而富其失也誣公穀二傳解經多而敘事略亦蔽於短俗學者高則求傳而談經下則詢文而違理嘗竊病之輒推春

秋旨義即左氏傳分而記焉事雖因於左氏而義皆本諸聖經又旁采公穀及諸子之說精且要者附正其下冠有周尊王也次以魯內魯也自晉以下爲世本者十有二次國小國各自著錄又爲年表世譜書總九十卷目曰春秋分記由明聖人遺意以示來世至於得失盛衰之變亦備論其故蓋春秋則以見天下之當一乎周而分記則以見列國之所以異因其異而一之此分記所爲作也尚春秋意也開禧二年歲在

乙丑春正月丙戌眉桂枝程公說伯剛甫序

先兄伯剛自童丱至强仕殫思於春秋一書不自覺其心力之耗重以感時憤懣沒其元首言之可爲楚愴猶幸先一年而分記書脫槀特是以待後之學者其爲壽也不亦多乎哉兄早登進士科須次親庭及爲廣都主簿臨邛教官公許皆得侍左右每見其窮晝夜廢食寢節玩索探討鉤纂𥨊易前後積槀如山先君子先夫人一日閱所坐蒲團穿破意竊嘉之而亦憂之或勸以惜精神養壽命兄拱手答曰學不可已而修短不可期苟得就此書庶無負大人及吾母

教誨二親因疑其語之不祥後一年而卒死生出入意者自有見而然耶公許幼刻意欲自見於詩文所習博雜兄責之甚厲忝繼名第偶以組繡鞶帨見知於當代文章家游揚引重謬承人之載筆入直禁省而經訓窔奧未之有省多以是有愧於吾先兄是書嘗得備四庫之儲塵乙夜之覽學春秋者多欲傳抄苦於編帙之夥誤　恩職牧宜春六閱月禰係粗整因有餘力刻梓公諸廣其傳於四方兄玉立頎秀蜀之儒先若李文懿公楊恭惠公劉文節公游忠公

劉清惠公寶謨宇文公皆深知之而鄧元卿薛中章宋正仲李德秀馮公輔程元甫李貫之張義立與今秀巖李微之太史諸賢則同志而相與講論者也東南鉅公將指使蜀兄與之際遇尤加賞而敬愛之厚莫若大諫湯陵傅公公在朝訪嗣音之間瀾適有故吏上謁亟問以安否狀何如吏具以答傅公歎惋不已兄之學於春秋爲專門然旬與仲遜兄揚搉今古所著金石刻辭極精詣詩亦雅淡鋭欲以不朽自樹立而皆不克壽可悲也已宇文公正父從南軒最久

以學行著西南兄事之期年得南軒講論理性之說益以茲事自任天假之年其所成就詎止是耶猶子子任頃歲避地下峽乃盡以兄遺文篋藏與俱泊口風濤獨分記得免適經進副本留京邑得以參校舛誤斯文之不墜失也而忍使之堙晦無傳可乎若夫仲氏之詩文甚富不幸併燬於兵難矣兄之言行得文節劉公誌墓足以詔永久論著之法亦已詳所自爲序及知院資政公毅堂游公冠篇端之作手足鍾情愴慕奚極凡夙昔所親見兄稽古之勤求益之切

取友之端具載如上方抑以表見吾兄此書非與淺學編類以備遺忘者同覽者當自知之公論在人小子不敢得而私也淳祐三年癸卯歲立秋節季弟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軍州事借紫程公許序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春秋類二

春秋說三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洪咨夔撰

帝王誥命訖於平王國風變於黍離聖人傷王者之不作因魯史修春秋以奉天命而立人極夫天命流行於人極之中無一息間斷人惟不知吾心有天而外求天謂吉凶禍福天未嘗定

往往無天而動於惡然天雖有時而未定終必有時而定天者定則人者屈此人極之所由立也此春秋成亂臣賊子所以懼也彼亂臣賊子惟利是計豈懼夫空言之貶身後之辱哉懼夫天者定而人者屈失其所以爲利也故凡犯天下之清議冒天下之大罪能逭之一時不能逭諸異日能逭諸其身不能逭之其子若孫人誰無愛身愛子孫之念知天命有不可逭則欲動於惡將有所懼而戢此撥亂反正之筆所以有功於人極也且易春秋在聖皆所以司天人之

契人欲窮而天理滅其卦爲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純乎剝者也以齊桓霸天下始末求之每四十年當一爻陰愈進則亂愈甚盟宋之後晉以天下之權授之楚而大夫專盟諸侯皆凜乎贅斿之危五陰之剝成矣其末又以天下之權授之吳吳楚與越參立而交橫大夫各孕顧其國禍亂極矣而獲麟於西狩亂極必治安知無王者作此碩果不食剝所以不終於剝也春秋以傷王者不作而始以幸王者復作而終以魯聖賢之澤未泯一變可至道而託之以詔萬世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備見於行事斷斷乎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信人極非春秋不立也余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有感於聖人以天治人之意作春秋說天目洪咨夔舜俞序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五卷 明抄本 張月霄舊藏

元吳澄學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昔唐啖助趙匡集春秋傳門人陸淳又類聚事辭成纂例十卷今澄既采摭諸家之言各麗於經乃分所異合所同倣纂

例爲總例七篇初一天道次二人紀次三嘉禮次四賓禮次五軍禮次六凶禮次七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禮則入於法故曰刑書也事寔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盎渾渾如天道焉嗚呼其義微矣而執謙自謂之窃取區區末學庸謂可得與聞乎臨川吳澄序

春秋諸國統紀六卷 舊抄本 朱臥菴舊藏

元沙鹿齊履謙敘類

吳澄序

自序　延祐四年

延祐丁巳夏大兄司成君居閒纂春秋統紀凡若干卷客有問者曰大經若春秋自胡氏傳行於世儒者拱嘿朱子嘗曰看春秋且當先從胡氏是來者不復有所作矣及觀統紀剖析淵微發露大中條貫參差指歸攸當其說卓然不踏前人一句一語昔云春秋寓王法於魯史又云春秋無褒貶又云治春秋當先治五霸之功罪至於大法大訓蓋未有若統紀之能斥言而指明者俾讀之者思過半矣僕應曰非然夫士之

間居退處匪穎聖賢典訓朝夕殆無爲也汗漫涉獵而不深潛心思則亦無得於已深潛心思矣苟不筆之於紙則亦不能有以驗夫日新之功此統紀所以作也爲幼而學老而未衰者焉客又曰若然信其功多於前矣夫較瑚璉珪璋之制者若無勤於陶鎔追琢凡爲陶鎔追琢者先賢也其功盛矣大矣若統紀之作謂有功遺經則可謂功多前人則不可客謝而去因紀其說於卷末是年秋九月日思恭頓首書

文淵閣傳抄本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

春秋或問廿卷 舊抄本

元程端學撰

春秋讞義十二卷 舊抄本

元四明程端學述

元吳郡後學王元杰集讞

聖人達天德而語王道春秋爲萬世立王法敦典庸禮命德討罪本原於天其用則王者之事也周德既衰王者弗克若天人欲橫流綱淪法斁亂亦極矣夫子生乎斯時憫聖王之不作慮斯道之將墜豈不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

是假魯史以修春秋示褒貶以寓王法其義則總攝萬事大本始於尊王蓋尊卑之分明綱常之道立然後有以定其是非而不舛春秋者王道之日月也曲禮嚴臣下僭春秋定尊卑而王道明春秋者王道之權衡也刑賞濫法度差春秋明貴賤而臣道立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經書元年加王於正聖人繫易之始辭作經之大法也故其詞約而深其旨微而遠深有不言之意微有不形之道聖人之心見於經猶元氣之妙賦於物大而化之之

謂也於一草一木以求化工之神於一語一言以窺聖人之用亦云難矣然聖人行事本於心事有萬變之不同理有萬殊之或異大公至正之道貫萬事於一心百王異世而同心萬象異形而同體聖人贊易以盡事物之變窮其理也作春秋以行法度之權著其事也文王作易於殷世之末夫子作春秋於周德之衰有其理則有其事體用一原也有其事則有其理顯微無間也由辭以達理因理以見事天下之變故盡矣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此

理此心未嘗外於語言文字間也河洛二程紫陽朱子綱正學於千載之上易書詩禮俱有訓釋辭獨於是經未聞著釋中吳王元杰子英氏家世業儒有志經學致求易經本義詩傳訓辭禮經制度四書集註集義語錄紫陽宗旨凡釋經引證之言師友講明之論其有發明春秋之旨者具載本經證以胡氏釋詞日月春秋謝義旁搜取證竭慮窮思甫及成書幾二十載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知聖經賢傳並行而不悖矣若夫天人相與之原古今事物之變微

辭奧義何敢仰窺聖域之淵微其於尊君父之大倫正人心之大義典章法度之正是非善惡之公舉而措之未必無涓埃之助云爾至正十年歲在庚寅仲夏下澣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吳郡干文傳壽道序

案 四庫全書總目曰原書十二卷久無刊本諸家所藏皆佚脫其後三卷無從校補此本後三卷皆全可貴也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元至正刊本

元 後學廬陵李廉輯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疏公穀義精而事略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爲主陸氏纂集已爲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奥義眞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爲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

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家之議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余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明蘇潤可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書肆所刻此經類傳雖多或源委之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揆謭陋盡取諸傳合粹成編先左氏事之按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畧

加梳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敢與學者道也邇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豐城揭恭迺取而刻之梓亟欲止之則已成功矣書來求序拒之弗可且念其力之勤而費之重也始識於卷端與我同志尚加訂正焉至正九年巳丑七月朔後學廬陵李亷謹書

凡例

讀春秋綱領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

字小字雙行李廉序後有至正辛卯臘月崇川書院重刋木記卷中有堯峯山人讀過朱文長印

春秋屬辭十五卷元刊本

元新安趙汸學

宋濂序

自序

右春秋屬辭一十五卷序目跋尾共該板三百二十三片左氏傳補註十卷共該板一百片春秋師說三卷附錄二卷共該板六十九片總計

板四百九十二片初商山義塾奉　命以是
書刻梓自庚子迄癸卯計會虞膳賦輸之餘贍
本鵝工刻板一百一十片皆直學權視工甲辰
春蘇主簿張君棨復奉命勾考續工而屬辭一
書告成是年秋縣丞胡君仲德復奉命併刻師
說補註二書始屬姓董其事因得備完屬辭訛
闕迄歲乙巳學書既廢刋書亦結局矣紙墨之
費則有星谿程君道江君光大同邑程君仁及
子宗先後所助可漸模印共集傳一十五卷又
謀陸續梓行以備一家之言云新刻書多舛謬

讎校不時故刊補之工亦不一而足因修補注誤字謹此以志歲月洪武元年五月朔日諸生程性謹書

前鄉貢進士池州路儒學學正朱升校正　學生倪尚誼校對　金居敬覆校

春秋集傳十五卷 明刊本

元新安東山趙汸輯編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興諸侯倍畔夷狄侵陵而莫之治也齊桓公出糾之以會盟齊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

中國而天下復歸於正晉文公承其遺烈子孫繼主夏盟者百有餘年王室賴之故孔子稱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及乎晉伯不競諸侯復散大夫專國陪臣擅命楚滅陳蔡宋滅曹吳入盟諸夏則天下之亂極矣孔子生於斯時道足以興周而患夫當世諸侯莫能用之蓋嘗歎曰苟有用我者吾豈爲東周乎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始蓋有意於齊晚尤拳拳於魯也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使仲尼得君復周公之法修桓文之業率天下諸侯以

事周則文王之至德吾無間然矣是夫子之志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六卿之晉田氏之齊三家之魯出公之衛可止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則文武之政可舉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則戎狄可膺荊舒可懲也當是之時以夫子而合諸侯匡天下猶運之掌也既而道終不行則又歎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其心豈能一日而忘天下者於是西狩獲麟則夫子老矣嘉瑞既應而天下莫能宗予

雖聖人亦無以見其志矣乃即魯史成文斷自隱公加之筆削列伯者之功過以明尊天王內中國之義貶諸侯討大夫誅其亂臣賊子以正人心示王法葢天之所命也是歲之夏齊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適當修書之際夫豈欲託諸空言者哉故曰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葢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獨孟氏而已矣善夫孟子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
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義之教結於民心
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人情猶不能忘於
其上也迨其極也三綱五常顛倒失序而上下
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
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
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
室日卑齊伯雖興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
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之所由終也方天命

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吾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例史所不書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例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此制

作之原也學者卽是而求之思過半矣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葢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

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末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

攷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之筴書之例十有五而筴例之義有八筴書之例十有五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為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若為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

書於策此史書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書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於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

師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書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卽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會盟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於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

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恆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殺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

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卽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與中國無伯而夷狄猶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

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恆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夷之辯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强於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興皆以攘卻爲功然自晉伯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平宋盟於蜀盟於宋會於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

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有史氏恆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恆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略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略其以日為恆則以不日為變以不日為恆則以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異其以月為恆則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恆則以月為變甚則以

日爲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於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

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恆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恆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辯則凡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詞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詞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辯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

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子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汸自早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爲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爲善也於是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復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不粲然各有條理若經離亂深恐失墜乃輯錄爲書以爲後世學春

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傳爲之補註欲學者必以考事爲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本眞者皆傳以已意暢而通之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意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新安趙汸序

金日鏞跋 嘉靖乙卯

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 元刊本

元 新安趙汸學

自序

春秋師說三卷 元刊本

元新安趙汸編

自序至正戊子

春秋春王正月考一卷 明刊本

明後學晉安張以寧述

自序洪武三年

春秋繁露十七卷 明蘭雪堂活字本 士禮居舊藏

漢董仲舒撰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

止爾其後傳出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母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言微至要益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旣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者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淸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

不發將摹印以廣之於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
本末云慶歷七年二月日樓郁
程大昌書後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聖間董
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
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因疑非董氏本書又
班固記其說春秋數十篇玉杯蕃露清明竹林
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 進本通以繁露冠
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名居其篇卷之一愈益
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
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

車抵谷口通典曰劒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
在右白虎之象也鈎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
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
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
言今書之非本眞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
者何荅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
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
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
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
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名連珠者其絲貫

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
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
而仿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
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
嘗書所見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
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
禾寔於野粟缺於食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
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
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

非發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尙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有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尙存今遂逸不傳可嘆也已